

徑山志卷之二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列祖

第十五代

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師叅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
已前自已師擬對霞云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
然契悟歸白霞霞掌云將謂你知有師便禮拜師一日
因丹霞陞堂云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

列祖

卷二

徑志

莫向寸心安便下座直向前云和尚今日謾某甲不得
也霞云試舉我今日底看師良久霞云將謂你瞥地師
拂袖便出師出世真州長蘆遷四明寶陀台之天封闔
之雪峰詔住茲山師一日看厨下煮麵忽桶底脫麵潑
地上衆皆失聲云可惜師云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却
煩惱僧云和尚卽得師云灼然可惜一桶麵師問僧云
你歿後燒作灰撒了骨頭向什麼處去僧便喝師云好
一喝只是不得齮歎僧又喝師云公案未圓更喝始得
僧無語師便打云這歿漢師一日普請路逢一僧師以

拄杖指地上竹擔僧拈起云短些子師劈脊打云這裏
是什麼所在說長說短師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打破
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子孫迷
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住坐臥放大光明燈
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像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
能照生歿長夜鏡雖無臺能辯生歿魔惑鏡與燈光光
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燈鑑之無
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
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

列祖

卷二

徑志

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南西北上下四維中點一
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
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
無燈雖鏡鏡中有無窮燈唯一燈也事中有無盡理
惟一理也以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
照差別境故則境境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能攝
能入一事不壞而卽彼卽此卽一卽多主伴融通重重
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
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孔含衆生三

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
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劒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
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一
切時普融無礙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
無以臻于此境或問卽今日用見聞覺知畢境是燈耶
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鏡燈燈本無差大地山
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後慈寧
皇太后命開山皋亭示寂塔全身于華桐塢

第十六代

列祖

卷二

三

徑志

佛行月堂昌禪師湖州人拈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頌
曰奴兒婢子十生九死於裏不正被外邊使縱饒開口
便過頭未免渾身輓泥水正月二十日示寂

第十七代

佛海妙空訥禪師秀州人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曰不妨我東行西行十一
月二十六日示寂

第十八代

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叅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
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
不通點絕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
波始可順生歿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
祇向這裏薦取拈首山竹篋示衆曰汝諸人若喚作竹
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速道
速道頌曰竹篋舉起成生殺豈可容人亂札錐劈脊一
揮如薦得銀山鐵壁也光輝三月十九日示寂

第十九代

列祖

卷二

四

徑志

圓悟粹禪師福州人垂戒曰住持以衆智爲智衆心爲
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
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
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
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涓涓不
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旣盛禍灾已成
雖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
也正月二十八日示寂

第二十代

佛慧可菴衷禪師婺州人六月初九日示寂

第二十一代

大禪了明禪師秀州人妙喜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師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二三百人杲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肩栲栳行乞至晚卽數十人爲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

列祖

卷二

五

徑志

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杲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師爲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于袖中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見之卽驟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不疑卽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而妙喜大

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爲之一笑每語師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劬之久舉令出住舒州之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遭疾疫死斃幾盡比歲不登師以大願力化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師來供施及飯大眾泊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君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道望

列祖

卷二

六

徑志

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瞠腹緩行言欲化蘓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師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之遙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竝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蘓州一庄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闕然傳言和王以蘓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爲言聞卿捨蘓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爲蠲免賦稅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

徑山請師入城而二日前先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卽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和王卽以庄隸本山此庄歲出十萬犂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至今蒙其利師於緇素有因緣所在施供雲委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淞兩湖皆號之爲布袋和尚再出焉六月初七日浴罷趺坐而逝

第二十二代

無等才禪師杭州人六月二十六日示寂

列祖

卷二

七

徑志

第二十三代

佛日普慈聞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是談論師乃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不自來風不涼而人不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旣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

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
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
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
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叅上堂
巖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
勢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
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裡
金錐幸遇太平挂向壁上叅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
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槌胸曰蒼天

列祖

卷二

八

徑志

第二十四代

師方便師曰水聲轉鳴咽十一月初四日示寂

第二十五代

寓庵潛禪師興化人入門彈指一下便入六月四日寂
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
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游行遍叅知識後謁應庵於

衢之明果菴孤硬難入屢遭呵此一日庵問如何是正
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
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
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
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蹂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
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靈隱
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
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楨子有般漆桶輩東西
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關楨子何異開眼尿床華

列祖

卷二

九

徑志

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着天雨
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曰達摩大師無當
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啟
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
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
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拄杖曰
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箇迷悟雙忘
糞掃堆頭重添搥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
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

年後上堂舉金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
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
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
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
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
聖凡窠曰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
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
方檢點乃召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隱水泄不通偏向
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濤等

列祖

卷二

徑志

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
帶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
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
欄干上堂動弦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月機銖兩如
王羨劒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聖
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
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
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保保赤洒
洒沒可把達摩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

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石
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劔去久矣方乃刺舟晚佔
天童六月十二日示寂塔于天童之中峰

第二十六代

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得法于華藏民禪師師初謁
圓悟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起拳悟
云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便
打悟亦舉拳相交笑而出師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云
西川慧云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云不合起

列祖

卷二

十一

徑志

動和尚慧深肯之淳熙七年秋召入對選德殿當日賜
肩輿於東華門內上問云三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
如虛空初無南北上曰但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
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間相
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字不識夫子心
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子爲具體祇說得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
亦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當時
弟子尚不識夫子心况今人乎張商英有云唯吾學佛

然後能知儒上曰朕意常作此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可比佛門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悅卽日詔住徑山十年上親註圓覺經成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具表奏謝仍進頌曰古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于無途轍中爲物啟

列祖

卷二

十二

徑志

途轍撥開千障雲放出一輪月普令大地人言下悉照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亦無紅鑪一點雪稽首佛與佛字字無異說上覽大悅賜號寶印禪師及年邁益厭住持奏乞菴居得請十二月初八日示寂塋于菴之西岡謚慈辦禪師塔曰智光

第二十七代

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
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
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

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
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
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
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
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
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靶柄牛曰向上
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蘄然超出佛祖
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

列祖

卷二

十三

徑志

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
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卽不然色見聲
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
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
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
曰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
俄頃泊然而逝七月二十七日也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第二十八代

佛照德光禪師臨江新喻人彭氏子父術母袁夢異僧

入室有娠既生乃祖曰吾家世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門因命名德光年九歲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此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棟梁時年十歲遽失怙恃伯父循伯母萬育而教之年二十一聞人誦金剛經忽然通解歸告伯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如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詣本郡東山光化寺足庵吉禪師薙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

列祖

卷二

十四

徑志

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吉攜師入閩寓福之西禪謂師曰是行爲擇所依東禪月庵善杲具衲僧眼子依之時復省吾足矣一見月庵遽問不落有無中何如露消息師云不落有無中分明露消息月庵云是甚麼消息師便喝庵云未在更道師云我畱日喫飯在卽畱叅堂後謁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篋子則觸不喚作竹篋子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

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慧
說偈以頂相付師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
相稱非青黃赤白慧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閱夏至蔣山
省應庵庵稱賞不已謂人曰光兄頓出我一頭地乃移
書于李侍郎浩曰光兄一自徑山老叔印可如虎插翅
留月餘而歸乾道丁亥李侍郎浩延住鴻福徙光孝孝
宗雅聞師名淳熙三年召入觀堂留五宿數問佛法大
意師敷奏直截上大悅賜佛照禪師之號明年改涖徑
山師力辭帝曰朝夕相見耳再對便殿進宗門直指兩

列祖

卷二

十五

徑志

賜御頌上堂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峰頂上
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于大
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
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
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
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
其或未然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
鴻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
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

殺無底藍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
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
棘蓬底是甚麼人披簑側立于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嘉泰三年三月二十日說偈而逝塔全身于東菴之後
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曰圓鑒

第二十九代

雲庵慶禪師建寧人師拈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僧問如
何是佛會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會曰湖
南長老頌曰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
甚三隻脚十月二十三日示寂

第三十代

佛智蒙庵元聰禪師福州朱氏子晦庵會中得心要衆
推爲高第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主是山拈藥
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
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指示頭曰恁
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
生山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山稟
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

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山于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上堂舉玄沙見僧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師頌曰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上堂舉趙州和尚在東司上見文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趙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師頌曰明明道不說此理憑列祖

卷二

十七

經志

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送行者求僧偈曰山前麥熟雨初晴桑柘青連柳色新毫髮不存風骨露頭頭總是比丘身十月十四日示寂

第三十一代

佛日石橋宣禪師蜀嘉定許氏橘州曇公是其同氣嘉定丁未獲知丞相魯國俾居茲山創化城接待于雙溪之上詳楊汝明記中十二月十三日示寂塔于寺之後

第三十二代

佛心浙翁琰禪師台州周氏子幼岐嶷穎悟邁倫上堂

舉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
什麼處峰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後僧請益雲門門拈起
扇子云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
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曰唱愈高和愈峻還他二
老者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著在上堂拈
拄杖云蔣山喚這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這箇作拄杖
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作維摩讚
偈云毘耶示疾放憨痴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
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書懲私篇略曰此書真閻老子
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
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于人璨隱
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鳩毒住持人與司
其出入者纔霑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
錢就庫下回生姜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但刮
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
又其甚則剗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剎只恐他
日鐵面閻老子與你計筭七月十七日示寂

第三十三代

佛行少林崧禪師建寧人有語錄十卷板厄于火二月二十二日示寂

第三十四代

佛鑑無準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戒明年出游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堯首座瞎堂高弟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于育王照問曰何處人師曰劔州人照曰帶得劔來麼師隨聲便喝列祖

卷二

十九

徑志

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資剃髮故人以烏頭子目之未幾聞破庵住蘓之西華秀峰遂往見焉有純顛者入室次橫機不讓庵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止如此庵曰豈不聞道我肚飢聞板聲要喫飯去嚮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破庵居雲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破庵游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在侍傍平生礙膺之物頓釋巖雲巢居吳郡穹窿遷瑞光及台州瑞巖皆延師分

摩師在瑞巖忽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迨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與疇昔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菴三年遷焦山升雪竇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復詔住徑山師居徑山二十年儲峙豐積有衆如海號法席全盛僧問趙州道三十年前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何師云舌頭拖地僧云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師云言滿天下僧云只如玄沙聞得云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云一坑埋著僧云可謂焦塲打著連底凍

列祖

卷二

二十

徑志

赤眼撞著火柴頭師云一畫畫斷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鱉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挂在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這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歛西歛未免拈起多年歷日子中點出些子悞賺處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雖然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識得

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
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
化八鄉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僧牀迫窄堂供蕭疎
脚下踏著底破甑頭碎瓦礫面前撞見底王獍獠李麻
胡恁麼薄福住山真箇孤負老髭雖然如是更點分明
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鉢孟邛州磁碗理宗嘗
召見于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梨
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說法要示叅
政陳公貴諡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

列祖

卷二

三十一

經志

禪師號并縑帛金銀等物先是師住山之明年寺燬師
逆知其數不動容經意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師不驚
不變而助施雲湊不數年寺宇崇麗師去寺四十里築
室數百楹接待雲水賜額萬年正續又西數百武結菴
一區爲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敞室東
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薦
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故茲祠奉以旌孝慕上聞
而嘉嘆賜扁曰圓照淳祐戊戌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
退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己酉三月旦日升堂示衆

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
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
起身抖衣云是多久十五日集兩班畫後事親書遺表
及遺書十數言笑諧謔如平時醫者診視次師謂曰你
未識這一脉在三月十八日黎明索筆書偈曰來時空
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項而逝
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于正續之側
塔曰圓照稟法分化有雪巖欽斷橋倫西巖惠等儔爲
大宗匠云

列祖

卷二

二十二

經志

第三十五代

痴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生而豐上短
下資性絕人少長以進士業應詔不利棄之受釋氏學
詣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髮師游成都習經論于聖
慈以名相厭人復棄去紹熙壬子出峽回翔荆楚間時
松源岳唱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飢不
受會曹源以雲居首座生出世妙果師纔入門聞語有
省叅堂俾侍香朝從夕游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
至是多無影響曹源徙龜峰師復侍行久之以偈辭游

澗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江湖盛傳
至杭時松源主靈隱門嚴戶峻八閱月不獲入室或以
失士告源曰我已八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
了師聞其語徹見曹源于妙果龜峰時嘻笑怒罵皆爲
人善巧方便嘉定己卯出徑山第一座出世嘉禾光孝
時英靈衲子皆在會下道聞于朝忠獻史衛王以堂帖
除蔣山瀕江卑澇下田無秋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
十三年無倦嘉熙己亥侍郎曹公幽帥閩以鼓山來聘
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法度

列祖

卷二

二十三

徑志

修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
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
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
鷗隨手落淳佑甲辰有旨移靈隱師謂大父密庵伯父
松源弘道之地方欲奮勵力振祖風而世故有不滿其
意者伐鼓辭衆歸隱金陵京兆尹遣屬官追挽不可朝
命以虎丘養老不就留守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
戊申春育王笑翁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特
召師隱所三返卒不奉詔明年京尹趙公以法華請開

山將領事而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師欲以法華并辭
自謂不赴法華則不信重違君命則不恭失恭與信何
以爲後學法乃翻然而作畱法華逾月卽登徑山故人
神響應懽聲若雷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
如何是過去心師曰故待冷來看僧云如何是現在心
師曰你問我答僧云如何是未來心師曰後次上堂向
你道僧問如何過去佛師曰去年梅僧問如何是現在
佛師曰今歲柳僧問如何是未來佛師曰顏色馨香依
舊僧問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左邊僧

列祖

卷二

二十四

徑志

問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右邊僧問如
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僧云心佛衆
生無向背十方刹海一毫收便禮拜師乃曰過去心不
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三世旣不可得喚
甚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
諸人頂額上轉大法輪更來這裏挨肩竝足討什麼碗
以拄杖一時趕散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
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這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
可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上堂盡乾坤大地無絲

毫許大是汝諸人橫擔拄杖繞四天下行脚道我無處
不到無事不知且道西天那蘭院寺戒賢論師今日說
什麼法便下座上堂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二
人累劫闡提不願成佛且道那個合受人天供養良久
云蝶穿芳徑雙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臨示寂手書龕
記并遺書十數且曰無準忌在三月十八日吾以十五
日卽行不能辦香修供矣說偈書讚嬉笑言論如平時
侍僧以遺偈請麾斥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
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卽命筆書辭衆十四日

列祖

卷二

三十五

徑志

上堂語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荼
毘舍利五色者無數其徒遵治命奉骨歸葬金陵玉山
庵學者追慕不忍舍分其半建塔菖蒲田玉芝菴

第三十六代

石溪心月禪師西蜀眉州人上堂舉僧問九峰和尚如
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僧云便恁麼承當時如
何峰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師頌曰自家冷暖自家知祖
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拈
黃龍祖心禪師因黃山谷太史乞指捷徑處龍曰祇如

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
何理論公擬對龍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龍
山行次時巖桂盛放龍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龍曰吾
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尚恁麼老婆心龍笑曰
祇要公到家耳頌曰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
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桂送幽香又送僧偈曰未
到雙林見舊游睂橫新月眼橫秋寒暄未舉宜先問曰
甚橋流水不流六月初九日示寂

第三十七代

列祖

卷二

二十六

徑志

偃溪廣聞禪師聞之侯官林氏子母陳家世業儒疎睂
秀目哆口豐頤從季父智隆于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
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叅泐翁于天
童鍼芥難投自知未及再叅于雙徑翁笑迎曰汝來耶
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室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
造室翁舉趙州洗鉢孟話師將啟吻翁遽止之平生疑
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闈胡公以小淨慈致之
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所至革
弊支傾廣容徒衆開爐上堂舉趙州和尚示衆云老僧

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
人舉著師云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
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上堂楊岐眼中睛臨濟頂上
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佛成道日上堂
錯錯六載草繩空自縛了了開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
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拍膝云劔去久矣切忌刺舟上
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餒嬰孩黃檗打臨濟三頓
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云大事
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浣

列祖

卷二

二十七

徑志

盆浣盆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盡古往今來和
泥脫墜有什麼限還知萬壽落處麼劫石有消日虛空
無盡時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
侍郎來無你迴避處衲僧家早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
子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一升三
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裏
無烟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
途路不相孤上堂一句絕離微渾淪無縫罅善財七日
尋覓不得趙州五年分疎不下靈山今日快便難逢爲

通一線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上堂繞禪牀一匝揮
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著眼目方知落處
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上
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
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
七十五夏五十八

第三十八代

荆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圓悟五世孫也功用比圓悟益
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初見癡鈍室中僧問如何是佛

列祖

卷二

二十八

經志

師答曰爛冬瓜復成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
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又嘗作偈
寄呈癡鈍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
人込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結夏小叅我此一宗正
令全提如暴風卒兩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舉
意卽迷源擡眸已蹉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
三種互修剋期取證第一頭第三首萬柱千撐轉見氣
急殊不知鬪髀未具已眼先明呱地一聲干了百當然
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佛成道日

頌曰六年雪嶺方成地打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著處至今生怕是明星十二月初十日示寂

第三十九代

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母朱氏邑之利和寺妙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有異却葷葷殆亦夙種盍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叅浙翁于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楊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翁曰且得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其

列祖

卷二

三九

徑志

叅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卽喝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云空教回首望長安翁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掛搭始密就入室之列已而命掌記翁旣寂師出世通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萬年蘓之萬壽東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歎餘通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轟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爲吾附一穴于東礪見生歿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嘗舉達摩偈曰踏翻

地軸與天開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
千古浪如山

第四十代

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明之顯
孝延福瑤巖婺之寶林四明育王柏巖杭之淨慈凡歷
住十刹咸淳十年詔住徑山師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
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
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僧問聲前一句不
墮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云問訊不出手僧云且

列祖

卷二

三十

徑志

道天子萬年作麼生師云瑤草生嘉運林花結早春僧
云直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云出門惟恐不先到上
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衲僧門下何用切切上堂言而
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
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爲甚麼客山高主山低若道是
二爲甚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箇裏緇素得出還你草
鞋錢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羅鬼與一文結夏上
堂有一人日銷萬兩黃金同此聖制只是無人認得若
有人認得許伊日銷萬兩黃金上堂曰虛堂初無門戶

與人近傍亦不置之于無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越其如渾糞入者吾未如之何上堂舉松源師祖臨示寂告衆云久叅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荳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拈云鷲峰老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師先在淨慈入院日問答絕忽天使踵門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卽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

列祖

卷二

三十一

徑志

大悅特賜米伍百石絹一百縑開堂安衆十月初八日示寂塔于直嶺下曰天然先是高麗國王請師于彼國說法八載還山問法弟子常隨于指後嘉靖間高麗遣法嗣至山掃塔云彼國法道甚盛焉